

T5236.7/2213

60

4

6

CHI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 J-YENCHING INSTITUTE

MAR 14 1932

皇明文徵卷七十四

晉江何喬遠撰孝題

墓誌銘

名哲

宗藩

睡標

先師左中川先生墓誌銘

先師中川先生諱國瓊字舜齊其先古潤之丹
陽人十代祖徵君鄴源身不仕以五季徵授

皇明文徵卷七十四

晉江何喬遠稭孝選

哈佛大學哈佛英宗
圖書館珍藏印

墓誌銘

名哲

宗藩

睦樗

先師左中川先生墓誌銘

先師中川先生諱國璣字舜齊其先古潤之丹
陽人十九代祖徵君鄴潔身不仕以五季俶撥

隱居永新逢橋其後子孫因家焉鄴之下傳十七世而曰東吳者生伯恭伯恭生仁宏仁宏生輔輔舉進士授監察御史以言謫炎方驛丞擢尉氏知縣後知泰州是爲泰州公公生朝列府君夢麟卽先生父也府君美辭貌有雋才初先王恭靖避水入尉氏見而竒之遂載歸妻以孫女廣武郡君階朝列大夫宗人府儀賓左氏遂占籍尉氏云成化庚子八月乙亥先生生而穎異七歲卽解音律日讀書數千言不忘府君

乃令如京師就姊夫北郡李公夢陽學六年業畢歸補開封郡學生正德丙子舉于鄉聲稱藉甚四方好古之士踵接于門其至都下諸公卿大夫又爭迎致與之游者或累日忘歸獲其片紙隻削輒藏以爲寶乃數奇累試不利乙未歲後詣禮闈其年試策問治道者二先生乃敷陳化理鑿析弊源考今驗古恢恢乎運天下於指掌其語頗及當世典文者不悅遂擯斥之先生賦詩示意寄王司成曰負鼎感隆湯五穀信開

秦裹足向燕京投策干要津冀與時賢游隨車
躡清塵赫赫明廷中聊得有所陳九度涉關梁
賫志難爲伸乃知懷中玉不是荆山珎抱痾復
歸來耦耕潁水濱刈蘭欲自佩歲晚色不新改
轍在其初末路多遘屯所願惠金玉樂爲丘中
民維時太宰許公讚御史大夫王公廷相毛公
伯溫聞之皆欲薦入官先生辭以疾而還於是
考雅謨之委源究微言之未絕叅諸子之異同
達天人之隱奧六年盡獲其願所著有經解賦

頌碑誄序記五七言詩各累萬言行于世門人
遠近而受業者蓋不可勝紀十九年都御史富
平李公宗樞爲按察使時嘗欲擬衡山文子薦
于朝會李以喪免不果嘉靖庚子六月丙戌
先生終旣殯之三月其甥李君主事枝以狀請
銘且授以諸門人私謚曰先生懷瑾握瑜世莫
有知者乃甘心隱約沒迹於蒿廬白屋之下而
不屈志以徇時茲不謂之貞乎先是朝列府君
病革強坐會氣絕廣武君溺佛力主坐葬又十

年先生冠矣以坐葬非禮也乃泣而白于母始獲遷窆北首焉茲不謂之孝乎當國初淳風未散文體未顯薦紳先生猶承金元故習匪失之俚則傷之靡逮北郡公出乃倡明古學一時海內翕然從之而先生親受意旨獨得其要今空同既歿經生學士皆宗左氏謂之貞孝文子不亦宜乎李君告睦樛曰狀且不盡據此可概見矣先生所著稿不欲存余嘗求之僅得數卷皆親知各出所藏者余刻之陂上傳諸其人先生

配金氏生子一曰駢側室李氏生子三曰駟曰騏曰駟孫四之明之睿之智之發金氏及駢駟騏俱先卒之明卜以丙午十二月八日葬先生於大梁白塔之原起金夫人封合馬銘曰和不必惠清不必夷匪和匪潔惟適其時猗嗟先生爲世指歸乃植九德乃明六籍乃摛三儀曰不慙遺余將疇依文茲樂石藏於幽棲白塔之西面流抱堤萬世永思

縉紳

林誌

漫士高先生墓銘

永樂二十有一年二月十三日翰林典籍漫士高先生廷禮卒于南京之官舍年七十有四其子熟還視以葬于長樂縣崇丘里之半占山使致韓府長史楊曜宗狀來北京俾某爲詞將以刻焉先生博學能文尤雄于詩雖談笑奮筆而精思力摹莫及蓋詩始漢魏作者至唐號爲極盛宋失之理趣元滯於學識而不知繇悟以入

自襄陽楊士弘始編唐音正始遺響然知者尚鮮閩三山林膳部鴻獨倡鳴唐詩其徒黃玄周玄繼之以聞先生與皆山王公起長樂頡頏齊名至今閩中推詩人五人而殘膏賸馥沾溉者多黃終于教官周顯行曹員外郎先生與皆山竝以詩遇今

上初二人自布衣召入翰

林皆山卽除典籍卒先生爲待詔九年始陞典籍平生賦咏流傳海內有藁曰嘯臺集曰木天清氣集母慮千餘篇其選唐詩品彙九十卷拾

遺十卷議者服其精博能書工畫時稱三絕書
得漢隸筆法畫原於米南宮父子出入商高間
方壺子畫妙貞一初識先生稱賞不寘曰異時
當爲名家在翰苑二十年四方求詩畫者爭致
金帛修餼歲常優於祿入神瑩氣融襟懷高簡
善飲酒喜談謔與人無賢愚新故益然如一素
彊無病晚得風眩疾歲輒發無甚苦一日與故
人飲極歡夜分乃寐旦忽眩作弗能言卒考諱
駒清才不羈蚤世謚皎白居士妣陳氏宋樞密

使洽之孫先生事母孝謹年五十七方貴未幾
而母沒娶陳氏先卒葬得佳兆虛右壽藏三十
四年乃合葬三子曰熊曰熟曰然五孫曰箕曰
唐曰默曰堅曰莆城先生諱揀字彥恢仕名廷
禮漫士其號也實宋尚書張鎮之後曾祖麟以
出莅高氏祀復無子取猶子隆爲後遂從高姓
是爲先生之祖系曰

吳航山川蜿蟺扶輿是生偉人間氣之符嘯風
噓雲山含川嚙乾文坤象隨厥吐舒金石鏘鳴

瑤珩拱趨他人憂憂已獨于于上追杜李高岑
爲徒畫船烟埃石經玄圃精聚神交耽無今古
三絕何資一官而旅春夢雲臺晚心棋墅龍門
其居樓曰翫宇落月綺裘清風玉塵鴻儀冥冥
游羽楚楚其神天游而蛻茲土

劉儼

行人羅君墓誌銘

正統十四年秋虜入寇逼宣府城告急者日數
至 太上皇帝時在御親率六軍往拒之分官

扈從而行人司則司正尹君昌行人羅君如壙
濱行約同行於尹君所凡四人尹於予居相比
羅君過予曰適與妻子別諭曰從 駕出

征危事也非使命時比萬一不幸我必死以報
國我死其抱吾二子徵狀元劉先生編修陳先
生文以著吾不朽予驚拒之曰何爲出此言也
君笑曰一得之愚及敗績報至予往問其家道
臨別之言如出一口予乃痛哭曰如壙必死無
歸矣其臨別之言可信也明日尹君先自軍前

遺歸其僕至於行裝中得詩凡十八首皆與如
壙及刑部員外某相倡和其詩大率傷奸臣擅
權軍無紀律憤以不虧臣節相勉期予讀之竟
痛哭曰如壙必死無歸矣觀是詩可知也其後
同行四人三有詩者果不還予以是知土木之
役有棄義而逃者有雖知義而迫於不得已者
有如吾如壙素定於此其於所謂從容就義者
幾矣及是 朝廷旌其義詔其子鑑入太學
以俟擢用鑑來徵銘於乎此如壙之志也言猶

在耳予敢辭乎如壙字本崇別號竹峰世家廬
陵之印崗高祖中正元瀘州同知曾祖伯剛元
鄉貢士祖彥偲父惟最皆績學有聞公自少穎
異初從安慶司訓母舅王來旬讀禮記垂成乃
歎曰詩吾世業也可自吾絕耶遂學究兩經鄉
大家交聘爲子弟師太守四明陳公聞而召之
見試以長江萬里圖賦君援筆立成累千言皆
新奇有深意公竒之以爲邑庠生子時於陳公
所見是賦已心識而敬服矣正統七年君繇鄉

貢與予同以文辭登進士第除行人司行人繇
是日親且厚間從出使歸必過予道其道途所
過古聖賢祠墓遺跡處或祭以文或歌以詩疊
疊不厭且論所至藩臬郡縣官賢否歷歷如指
諸掌後驗其人果然蓋君若溫然和易而其中
剛介明白人不得而欺故所至人皆敬而畏之
平生孝於親友於兄弟於朋友急其難雖禍患
有所不避其文章辯博暢達喜往復然皆有法
度而宿于理其材贍故求無不應者卒之日年
四十有六兩娶皆郭氏子男三人長卽鑑次某
俱繼室出某遺腹生也諸孤以其年月日立木
主葬公於某山之原於乎民生於三事之如一
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君能致其歿無愧爲人臣
矣銘曰
忠魂義氣與造物游隨寓而安
奚必首丘亦有歸時茲爲幽宅人感其義過焉
必式

葉盛

興化知府致仕岳君墓誌銘

英宗皇帝既復辟宥密之臣累出 親擢其第

六人則吾友燕山岳君正也君固奇士而王吏

部忠肅公又嘗亟稱其賢 上雅重之君

亦自幸魚水之遭凡所陳請所撰述所對答竭

盡忠蓋多稱 旨一日湯序言變異以占

法進云姦臣未盡之故 上以問君君叩

首曰姦臣未聞求之將人人自危况序術踈淺

宜不足信 上悅時石曹二猾勢方張君

虞其將來必不靖因極言於 上前且退

而面開導之使為保全計二猾雖陽喏好辭中

實銜之蓋未幾君之禍作矣 上猶惜君

甚止出為欽州同知既又追及逮繫責戍甘肅

之鎮夷二猾尋踵敗 上惻然有思曰岳

正言是也 召還將復有所用而 龍馭

上升矣成化初君居母憂服闋御史有言當亟

召用君以勸忠 詔仍元職吏部言當調南京

有 旨其勿調命克經筵講官纂修

先朝實錄適兵部清黃官闕部院大臣會薦

君遂以成化元年四月俾知興化府以行君在
官生財惠民民始譁而終服號賢守有司者或
不知禮君君廼有歸志歲己丑來朝請致仕家
居越三載爲成化八年九月十一日疾卒得年
五十五公卿以下皆往弔哭莫不嗟悼曰岳先
生亡矣君字季方別號蒙泉畿內灤縣人曾祖
德甫祖思明父興懷遠將軍輕車都尉府軍前
衛指揮同知母太淑人劉氏君少年已能學有
名二十一領鄉薦卒業太學正統戊辰會試同
考誤寘落卷中侍講杜寧獨驚其文言於高文
義公以爲此吾輩中人遂占首選 廷試第三
名授翰林編修景泰三年陞右春坊贊善兼編
修天順初元改修撰是年六月被 命入

內閣叅預機務及其得罪去僅一月耳君偉貌
美髯言論灑灑動循矩度居家孝弟交朋友有
始終之誼平生性剛而志高抱負經濟不輕屈
下人有古豪傑之風石曹事或迂議之且以未
信爲言直應之曰何得以諫官處我我道當如

是其篤於自信如此人有不可意事雖權貴人當言卽言之無宿藏而人不之察以故愛君者雖多卒不能勝夫嫉君者之屢也配宋氏孺人側室周氏王氏子男二增堂皆天女六長許嫁而卒已嫁者婿朱昱生員李經翰林編修李東陽餘未行君之學精博旁熟莊騷至方外度數諸書無所不窺所著經解務出新意多儒先所未發惟深衣纂誤成書文章有類博藁若干卷書法晉唐可名家於乎才美如君卽特置華要

先皇帝之明也中間蹇連坎坷有若不堪處者然觀君今日之金緋在躬考終牖下自非先皇帝今上皇帝之明且仁

則雖欲得此難矣若是者在君其亦可以無憾哉以卒之年十月七日塋祖塋之側君之兄端府軍千戶祥哀君無子率其猶子培均坪坦墉長號嚮予乞銘予爲作銘慰答之亦以慰君於地下焉爾銘曰

古有李白其人亡嗣亦有柳州擯斥以死其名

之長弗繫乎此

陸燾

祝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允明字希哲蘇之長洲人也其先出古
太祝以官氏或曰黃帝之後封於祝以國氏云
七世祖碧山勝國時繇松江來守郡後卒官一
子留於蘇遂爲蘇人祖顥正統己未進士終山
西布政司右叅政父瓛母徐氏大學士武功公
女先生少穎敏五歲作徑尺字讀書一目數行

下九歲能詩有奇語旣天賦殊特加內外二祖
咸當代魁儒目濡耳染不離典訓稍長遂貫綜
群籍裨官襍家幽遐鬼瑣之言皆入記覽發爲
文章崇深鉅麗橫從開闔茹涵古今無所不有
或當廣坐談笑雜選援毫疾書思若泉湧一時
名聲大譟歲壬子舉於鄉故相王文恪公主試
事手其卷不置曰必祝某也旣而果得先生文
恪益自喜曰吾不謬知人自是連試禮部不第
當道奇其才會修史將名薦之弗果初仕興寧

令地介嶺海民尚譁訐惑於機祥先生示之禮
簡進秀異授以經學親爲講解遂一變其俗群
盜竄處山谷時出焚致爲設方畧一旦捕得三
十餘輩邑以無警稍遷通判應天府亡何乞歸
又五年卒春秋六十有七夫人李氏鄉先生太
僕少卿應禎之女子男二長續進士入翰林累
遷陝西按察副使次側出幼未名女嫁潮州府
經歷王毅禎先生簡易高曠不樂拘檢在衆若
無能者然默而好深湛之思時獨居著書解衣
盤礴游心玄簡賓客來者叩戶呼之若弗聞也
性善書出入魏晉諸家晚益竒縱或購得之輒
藏去爲榮喜獎掖後進終身不言人過其爲家
未嘗問有無得俸祿及四方餉遺輒召所善客
與噱飲歌呼費盡乃已或分與持去不遺一錢
故其沒也幾無以歛云先生少有意用世旣獲
落不試一發於文雖聲實閎振猶非其志也所
著書合詩文集爲數百卷藏于家陸粲曰斯文
之用與天地準繇漢氏來纘言之士臻于斯極

者亦僅可數已

明興百年士猶膠守章

句未覩其恢然者也乃

憲

孝之

際始彬彬矣祝先生繇諸生起覃精發藻橫逸
踔厲超追古昔盛哉若其湛浮自得龍變不羈
大觀逍遙廓然離俗矣夏侯湛贊東方生云明
濟開豁包含弘大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殆先
生哉殆先生哉先生沒以嘉靖丙戌冬十有二
月二十七日又明年戊子冬閏十月十六日塋
橫山丹霞塢太原王寵撰次其事行粲爲之銘

銘曰

維聖有文自天啓之其卒敝刊孰振起之猗嗟
先生發天之明達聖之經播爲渾鎡舉世震驚
維時弗逢食貧以終獨昌其辭以燭群蒙橫山
之原崇四尺者先生之墳後勿壞傷視此銘文

李舜臣

李教諭墓志銘

君姓李氏諱克恭字敬之益都人也曾大父諱
某父諱某肥鄉學訓導配曹氏生君補郡學生

以事大母孝行爲督學上元陳公所勸應正德
丙子歲貢戊寅授晉州學訓導君廉有素無所
受于諸生而某某顧時時荷君賜諸有喪親躬
弔之視其所爲其親治具察其色苦戚乎爲之
與咨移時留未能輒來今師儒入薄可知也必
有所出以貸于棘不能爲其親喪者曰吾何安
于乃心獨廢勿乎酬荅疑義俄數百言存辭旨
暢達儼然一時從侍諸生盛暑雖寒不敢見微
倚容於童孺尤嚴一一手介之編旦日必誦言

往爲勤里童子師弗逾矣而嘗以晴日合群童
孺令肄昏若冠儀不中者撻夜二鼓猶左塾坐
未入內也忽起行舍若夜二鼓舍有燃燭書聲
聞令啟門道李師來出其人誰勞苦之遇有可
語止與語隨所披卷爲之剖釋禮仲春秋上丁
祭報先師孔子邊豆獨詳何也君罷昏鐘已攝
衣冠危坐當是時諸生無敢不衣巾卽所供次
疑立俟君過閱所饌視不中儀手爲易置曰生
知享乎孰也獻也通也不如是吾一二小子曷

通微衷于明神哉嘗署州務獄有承歿鞠者非其罪也君上其情郡太守得免歿出于于是其人謂君出百金狀欲爲君報君諭令去弗受矣嘉靖丙戌遷新樂學教諭以是年致仕歸始太夫人之卒也君弟寬信敏惠隆弱俱未立太夫人以屬君撫視至于有室費莫不出自君必招諸弟晉若新樂往曰吾雖薄祿然非汝輩無與共矣讀書至卒嘉靖癸卯十有一月六日也距生成化戊子享年七十有六配董氏先君卒子燦

輝煌俱生員君葬鳳山之北銘曰

君才蓋備而官止儒然晉新樂雖往曷逾所造諸生前後非一亦徵攝州冤獄能出百金良難今畢是述往獨門庭師嚴之日惟人賢者所至有立君始孝友舉于鄉邑山有名鳳降李世家其北鬱鬱壠樹非耶

唐順之

吏部郎中薛西原墓誌銘

西原先生姓薛氏名蕙字君采先生憫學者瀆

于多岐作約言學者執言詮以求見聖人之心而不能自見其心也作五經雜說方士穿鑿乎性命之外而不知養性之爲養生也世儒汎象于有無之內而不知無爲之爲有爲也作老子解先生之學無所不窺不名一家中歲始好養生家言自是絕去文字收斂耳目澄慮默照如是者若干年而卒未之有得也久之乃悟曰此生死障耳不足學然因是讀老子及瞿曇氏書得其虛靜慧寂之說不逆于心已而證之六經

及濂洛諸說至於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曰是矣是矣故其學一以復性爲鵠以慎獨爲括以喜怒哀樂未發爲奧以能知未發而至之爲竅自是收斂耳目澄慮默照如是者又若干年而後信乎其心其自信之確也而後著之于書嗚呼心學之亡久矣有一人焉倡爲本心之說衆且譁然老佛而詆之矣學者避老佛之形而畏其景雖精微之論出于古聖賢者且惑而不敢信矣先生且援世儒之所最詆者以自信

而不惑其特立者歟先生少嘗刻鏤于詩世絕
喜其工今所傳西原集者少所作也既有志于
道則棄不復爲雖爲之亦絕不較工與否然西
原集世爭慕效之而約言老子解好者希矣先
生以正德甲戌舉進士授刑部主事病免起爲
刑部主事以才調吏部主事嘉靖中先生在吏
部歷考功司郎中而罷後十八年辛丑正月九
日以病卒于家年五十有三其罷也坐論大禮
先生自爲刑部時值

武廟南狩抗疏諫

禍叵測先生晏然後大禮之議起乃撰爲人後
解爲人後辨奏入下獄已而復其官然已爲權
貴人所不釋矣已而竟坐給事中某構先生罪
先生上書訟坐是罷後所構事解吏部數移文
促先生赴官時權貴人且張甚曰是可褰裳而
蹈淵也哉竟屢薦不復起先生貌臞氣清行已
素峻潔其才雖高然坦易洞朗破去厓岸豪傑
皆慕與之交其庸衆亦無所嫉者獨以一二權
貴人故至一斥遂不用先生方且藝圃灌花澹

如也居鄉絕不肯爲人干請至戚里有疾親爲之檢方製藥嘗脫綿襖施凍者或曰焉得人人而濟之曰吾不愧此心耳始號西原居士後扁其齋曰大寧齋更號大寧齋居士而世猶稱西原先生云薛氏故隸偃師國初以戍武平遂爲亳人祖琇父封吏部主事曰鎰自封主事君而上皆不顯然世推長者妣楊安人生三子先生其仲也與其季萱皆無子而伯兄蘭有一子曰存先生與蘭友愛甚其沒也蘭爲之經紀其喪將葬先生于亳城南先塋之次而緘其遺書請銘於余無何蘭使人來速銘且告葬期曰卒之歲某月某日近矣曩先生嘗寓書于余叩以致虛極守靜篤於未發之中其旨同異余未及復請於先生也竊妄意之寂而未嘗無感而未嘗有吾儒之所指爲中也乎內有鍵而不出外有扞而不入老氏之所指爲虛靜也乎以是復于先生先生其許我哉雖然先生之註老子則可謂得其髓者矣乃竊取先生之意而爲之銘曰

墓
在昔老聃握玄化樞人皆競巧已獨若愚吾師
嘆焉其猶龍乎芬芬末學枝葉日繁豈不莞然
而撥其根維聃之生寔是誰毫寂寥至今西原
有作閉戶獨窺微言五千叅諸孔庭獲我同然
孔曰未發聃曰靜虛立教有二其究豈殊譬如
入海所貴得珠其所從入孰一其途自是反躬
精思力踐默然一悟與天游衍毫之南墟有鬱
其墳嗚呼西原其尚何存

節槩

縉紳

宋濂

故江南等處行省都事追封丹陽縣男
孫君墓銘

君諱炎字伯融姓孫氏金陵句容人曾祖某祖
父嗣父顯卿皆爲儒母洪氏君身長六尺餘面
黑如鐵一足偏跛於書少所不通喜雄辨累累
數千言常窮一座人人莫不畏其口長於歌詩
元至正中天台丁君復同郡夏君煜皆以詩名

君遊此兩人間日夜相切劘益得其旨趣下筆
一掃百紙可立盡辭彩爛然驚動江東雅好飲
酒常與夏君對飲賦詩各務出奇相勝每得一
雋語槌案大呼譁聲撼四隣所與交皆當時豪
傑間出遊四方君旣以氣自負常輕視章句儒
衆中常自許曰孫炎豈齷齪輩伍邪然卒無容
之者竟困而歸歲乙未今 上皇帝渡江
來金陵開江南等處行中書省聞君名召見與
論君陳元運將終勸 上延攬智能士以

圖大業

上甚悅辟爲掾每問以事慷慨

激然所謀多合

上心

上愈嘉重

以爲可用戊戌從征浙東以勞擢同知池州府
事尋改池爲華陽府卽拜君爲知府皆有聲明
年十一月召爲省都事會處州降擇鎮安之者
咸以處在山海間盜賊憑結非君莫可治

上亦才君入省月餘遂命爲處州總制錢穀
兵馬之柄悉委之不取中報且以省符未署者
付之聽其自辟任君疋馬入處州時城外七里

卽賊管老酋黠蛮狼嗥虎踞不奉官府約束君
至坐廳事驅城中民跽堦下諭以元將亡及

墓

上起兵意謂民奉法則全否必爲虀粉語
甚剴切民皆叩頭流血誓不敢二心退則轉告
其鄉民以爲孫使君仁且武不比舊官可玩狎
君亦下檄屬縣徧諭之繇是投兵來降者相繼
于門數月皆化爲良民君復擇其驍勇者練爲
兵時時肄習之拔其服衆者爲長有寇則率以
禽寇事罷散歸爲農有所警發馳一符立至軍

門無敢或後姦吏巨族素驕橫者斂手吐舌畏
之如神不敢出聲語雖在數百里外皆縮氣屏
息如臨其家郡民賴以安皆謂得孫使君治郡
晚時 上欲用人而秀民有才能者見方

戰爭勝負未分皆伏匿山谷中不肯出君患之
鈞致一二人問有才者爲誰今皆安在錄其姓
名爲書遣使者招之而劉君基章君溢尤爲處
士所推劉君最有名亦豪俠負氣與君類自以
仕元耻爲他人用使者再往返不起以一寶劍

奉君君作詩以為劍當獻之天子我人臣不敢
私用封還之為書數千言開陳大命以諭劉君
無以荅逡巡就見君置酒與飲論古今成敗如
傾河决峽畧無疑滯劉君乃深歎服曰其始自
以為勝公觀公論議如此基何敢望也君既以
口舌安反側郡 上方征伐無一兵與壬

寅二月苗將賀甲李乙叛襲君而所練卒亦應
之君無援被禽幽空室中列卒環守脅君降君
給之曰若生吾吾能成若事賀李知非其本心

恐留自遺患遇夜以燐鴈斗酒饋君曰以此與
公訣君拔佩刀割鴈舉卮酌酒仰天歎曰嗟乎
丈夫乃為鼠輩禽然我死義爾賊死肉臭狗且
不爾食卒恐持劍噴目擬之君飲酒自如食竟
叱其解衣君罵曰此紫綺裘乃 上賜吾

者賊勿解吾當服以死引枕而臥賊俟其睡乃
害之時某日也年三十又幾事聞 上嗟

悼久之是年某月日以其喪歸葬金陵南門外
聚寶山之陽後二年贈徵事郎戊申 上

卽帝位念君死事之忠追封丹陽縣男仍命有
司復其家君先娶王氏初國兵入金陵不屈歿
生一子毅繼平氏君事親孝與人交緩急可仗
有古烈士風遭時遇變所爲可稱道守死不二
卒成美名可謂俊傑雖位不大顯生不永年然
忠義之士當與天地長存不足爲君憾也君所
爲詩若干卷門人蔣敬編次傳於世銘曰
元季政亂盜若螽螘戈矛相劉河漢紅江淮中間
飛一龍誰其輔之惟群雄維時孫君起章逢齒

牙差差萬劍鋒陛前論事聲震鏞

帝一

見之爲動容俾知大府佐幕中鋤姦剔蠹別罪
功括蒼告降內猶誑詔君持節總兵戎疋馬三
矢韞一弓徐行直入如涉空群酋禁伏偃且恭
大開城門滅燧烽口宣檄告俊頑克敢有弗俊
屠其宗銷兵鑄鐵耕以農生民有如魚脫置拔
諸水火哺殮饗苗徯內蝕據崇墉乘其不備襲
且攻君氣吞賊兵力窮長蛟在陸制蟻蟲仰天
叱月月爲東義不負國狗以躬遊魂上天化白

虹下壓賊營賊眼朦大軍四來若雷春折骸解
項殲彘縱死事上聞
帝哀恫贈官復戶

頒爵封生氣燁然薄蒼穹生為偉人死則忠位
卑壽嗇名譽豐脫令耆艾登侯公死而無聞鬼
猶憐取彼棄此孰織洪史臣焯行鎮幽宮名與
天地期無終

王世貞

明故錦衣衛經歷贈奉議大夫光祿寺
少卿青霞沈公墓誌銘

當

先皇帝己酉庚戌間余守尚書刑部

郎而沈公繇清豐令人為錦衣衛經歷數從故
尚寶丞張遜業飲沈公少飲輒醉醉則擊缶鳴
嗚誦出師二表赤壁賦已慷慨曼聲長嘯泣數
行下余私心慕異之而亡何虜闌入塞都門不

啓

天子坐西齋宮憂之亡所出會虜獲

我中貴人為謾書附以進曰予我幣通貢即解
圍不者歲一髡而郭時華亭公領太宗伯要諸
大臣以御朝請而
天子下其書太宗伯

會文武群臣計卽予貢弗予孰便甫就計國子
司業趙先生貞吉曰虜所謂貢者也耶彼傳城
而軍我城下盟耳竊以爲 天子御奉天

門出內帑饗士醜言者旌功臣虜固當自退而
檢討毛先生起囁嚅言吾姑寬虜以予貢而出
之而後議守便趙先生廷叱之爭之堅而沈公
復爲申趙理刺刺不休太宰夏公恠而問曰若
何小吏也沈公目攝之曰大吏噤弗言故小吏
言胡恠也且不曰主辱臣死耶太宰意不自得
罷而華亭公持衆議上竟弗予貢次日

天子出視朝有所誅進矣當是時沈公氣甚壯
欲力吞虜幾得以身當一面畢見其長乃上疏
言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防通州餉而合勤王
之師十餘萬鼓而薄其惰歸必大勝報聞罷蓋
是時相嚴嵩獨貴幸用事數寢抑邊事不以報
而見事急則若爲開言路有所誅進者將帥當
事臣迫誅益入賄居間嵩以免而其進有時賄
賄價暴起言者日以益嵩日以重於是沈公飲

張丞所泣而歎曰詩不云乎歛歛訛訛亦孔之
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已
矣亡所信吾謀矣吾卽不死而苞苴日蠅然過
我而集於西第何也且夫社稷何賴焉乃抗疏
言相嵩父子翼虎鼠社悞國大計請僇之以謝
天下太宰阿私亡所異同宜從坐詔以公昔歲
譁譁亡人臣禮今復誣詆大臣自爲名廷榜之
數十謫田塞外而先是趙先生亦坐他法謫斥
矣沈公當田保安倉卒寄妻子廣柳車未有舍
而保安賈某者傍睨公曰公非上書請誅嚴氏
人耶揖之入徙家而家沈公公始有居矣里長
老問知沈公狀咸大喜助薪粲而遣其子弟來
從學公稍與語忠義大節則又大喜而塞外人
鬩爭爲公詈相嵩以快公公亦大喜日相與詈
嵩父子以爲常至爲偶人三象唐相林甫宋相
檜及相嵩而射之語稍稍聞嵩父子銜之切骨
思有以報公而侍郎楊順來總督順故嵩客也
前大帥某業以選悞避虜俟其解則縱吏士取

死人首甚者夜徼避兵人僂之以爲功沈公廉得其首主名貽書誚之前大帥恚旣得代卽以屬順曰是故撓乃公事者丁巳虜大入破應州堡四十餘順見以爲失事當坐益縱吏士殺僂避兵人上首功以自解而公復廉得其狀貽書誚順語加峻且賦詩及樂府者二或謂公遷人非有言責母爲爾公怒曰吾嚮者豈亦有言責耶若視眼在否而欲盲我夫殺人而欺其君以要賞吾誓不與共天順聞益恚以其私人經歷金紹魯指揮羅鎧走嵩子世蕃所曰是夫也結死士擊劍習射將以間而取若父子世蕃曰吾固知之卽以屬巡按御史李鳳毛鳳毛謬爲謝曰有之竊陰已解散其黨矣鳳毛得代歸遷爲光祿少卿而御史路楷來楷又嵩客也世蕃爲酒壽楷而使謂順曰幸爲我除吾瘍事成大者侯小者卿順則與楷合筭捕諸白蓮教通虜者竄公名籍中以謀叛聞而前大帥時理兵部無異取中旨僂公籍其家而予順一子錦衣千戶

楷候遷五品卿寺順猶快快曰丞相負我薄我賞猶有所不足乎謀之楷取公二子杖殺之而移檄越逮公長子諸生襄至則日掠治困急且死會給事中吳君時來上疏論順楷悞國大罪上怒相嵩不及爲之地急下緹騎捕治順楷而襄得釋居久之相嵩敗世蕃砣歿御史維新復論順罪而微爲襄理還其諸生今

皇帝初詔褒言事者沈公寃始大白贈光祿少卿贈祭錄一子太學襄用諸生久次膺貢上

春官伏闕上書極言總督順巡按楷殺人奸黨狀而給事時亮瓚相繼以封事請詔可捕順楷司寇獄論抵罪始沈公少而讀書有異質從故王伯安先生游先生一再與語卽奇之曰生千里才也辛卯舉鄉試又七年成進士爲溧陽令其治以搏擊豪強衛赤子爲急用伉倨忤御史得調荏平以父憂歸服除補清豐令愈自刻苦有惠愛聲故錦衣帥陸炳聞而賢之請吏部得公爲經歷至則與均禮不敢以分加公公愈益

發舒嘗從世蕃酒所世蕃虐所狎客給事飲非其任強灌之公卽以灌世蕃曰吾代客酬也當虜掠近郊時都門閉公急謂陸公勿閉門閉門予敵民矣陸公爲言於

上而許之所入

男女以巨萬計公旣謫保安而屬歲大侵傾橐裝作粥粥饑者收百里內骸買地而瘞之其人率相與爲祠生祀公公於詩文援筆立就奇麗甚而不能盡削其牢慄憤激之氣往往多楚聲竟以是獲禍其傳者十不能一二人讀而憐之

沈公諱鍊字純甫別號青霞山人其死以丁巳之十月十七日距其生丁卯得年五十有一父處士公璧母俞夫人娶於徐有丈夫子四長卽襄次衮次褒卽死於公難者也最少子裘以穉免襄旣白報公讐推太學恩裘而身之金陵謁吳君表其墓已復之吳興謁不佞某志而銘之以慰公嗚呼公有子矣銘曰 爲國擊嵩不勝公徙爲嵩擊公勝而公死不死神燁燁者億百千祀嗚呼嵩乎蕃乎順乎楷乎死而歿矣

文詞

縉紳

楊慎

李解元墓銘

名東儒雲南劍川州人

嗚呼李氏子吾眼中望士昔也髫蒼穎發駒齒
千里宵肄八行下朝書罄百紙一日起荒徼兩
都齊英軌糟粕漉醇醪菁華汰粃滓深湛汲古
縷堅利劖往壘名者造物忌林風摧秀藹鴻蜚
垂其翼狼跋以竟尾興山俄止簣學海涓流汜

墓志

旅次溘朝露永訣期濂水顏回敗叢蘭冉耕歌
芣苢司命釣播物殲良茲何理闔胡視其寔齋
志竟已矣刻誅慰營魄嗚呼李氏子

仕宦

縉紳

楊慎

湘潭貳令文公墓銘

膏之燭光必沃川邛浦脉繫屬文之胄鼓于蜀
公之降嗣遙躅起布素膺章綠丞湖廩理蛟窟

却脂潤脫埃溲竭而歸灌畦菽偃茲颶暴春旭
全以歸壽且祿郡順慶里安福唐都堊文山麓
缺崇桓昭幽谷

隱逸

縉紳

宋濂

元隱君子東陽陳公先生鹿皮子墓誌

銘

婺之東陽有隱君子戴華陽巾裁鹿皮為衣種

藥銀谷澗中當春陽正殷翫落紅於飛花亭上
亭下有流泉花飛墜泉中與其相迴旋良久而
去君子樂之日往觀弗厭既而入太霞洞著書
其書縱橫辨博孟軻氏而下皆未免於論議元
統間濂嘗候君子洞中君子步履出速坐之海
紅花底戒侍史治酒漿菹醢親執竿獻酬歌古
詞以為驩酒已君子慨然曰秦漢而下說經而
善者不傳傳者多不得其宗淳熙以來群儒之
說尤與洙泗伊洛不類余恣屏去傳註獨取遺

經精思至四十春秋一旦神會心融灼見聖賢之大旨譬猶明月之珠失之二千年上自王公下至胥隸無不俵俵日索之終不可致牧豎乃獲於大澤之濱豈可以人賤而并珠弗貴乎吾今持此以解六經決然自謂當斷來說於吾後云濂乃避席而問曰其意云何君子曰吾以九疇爲六府三事而圖書爲易象者不可誣以片言統萬論而天下古今無疑義以庸言釋經子而野人君子無異辭謂神所知之謂智知天下殊分之謂禮知分之宜之謂義知天地萬物一體之謂仁禮復則和之謂樂謂天地萬物一體經子之會要一視萬物則萬殊之分正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濂未達請復問其詳君子曰國家天下一枳也枳一爾而穰十焉枳有穰而一視之其於人則仁也發而視之穰有十則等有十其於人則君臣父子長幼之等夷刑賞予奪之殊分所謂禮也視十爲十者禮之異視十爲一者仁之同分愈異則志愈同禮愈嚴則仁愈

篤者先王之道也分愈異者志愈同故合枳之
穰反求其故地枚舉而銓次焉者差之黍銖則
人已無別犬牙錯而不齊歛之不合而一不可
一見禮愈嚴者仁愈篤故治國家天下者不以
禮則彛倫斁禮樂廢而仁亡是故洙泗伊洛朝
夕之所陳者天下萬殊之分視聽言行之宜所
操者禮之柄耳故學聖人者必始於禮焉故一
體萬殊者孔子之一貫於洙泗伊洛之言無不
統者也理一分殊之義廢則操其枝葉而舍其

本根洙泗伊洛之會要不可見章句析而附會
興遺經不可識矣濂受其說以歸間嘗質之明
經者或者曰近時學經者如三尺之童觀優於
臺下但聞臺上語笑聲而弗獲見其形所以不
知妍媸唯人言是信君子之論偉矣或者曰伊
洛之學大明於淳熙未易遽取舍之也自時厥
後爲貧游仕奔走於四方不及再候君子以畢
其說聞君子益以斯道爲已任汲汲焉惟恐不
傳靡晝靡夜操觚著所見於書書成卽刻梓示

人復貽書於濂曰子瀕死吾道若無所授子聰明絕倫何不一來片言可盡也憂患相仍亦未及往而天下日趨於亂君子之室廬亦燬於兵寓子婿王爲家留六年之久邁微疾默坐於一室不食飲者踰月縣令遣醫來視疾君子麾去曰吾年八十又八其死宜矣何藥之爲未幾條然而逝實至正乙巳十月戊申也君子姓陳氏諱樵其字爲君采人因其衣鹿皮故又號爲鹿皮子表隱趣也其先居睦之富春宋之中葉來徙東陽太平里世爲衣冠巨族曾祖居仁祖嘉登仕郎父取青國學進士從鄉先生石公一鼇與聞考亭之學有志節嘗抗章詆權臣賈似道誤國及宋亡元丞相伯顏見其章欲用之辭君子幼學於家庭繼受易書詩春秋大義於李公直方其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讀無不解學成而隱邈然不與世接唯寤寐群經思一洗支離穿鑿之陋形於談辨見於文辭恒懇懇爲人道之文辭於狀物寫情尤精然亦自出機軸不蹈襲

古今遺轍讀之者以其新逸超麗喻爲挺立孤
松群葩俯仰下風而莫之敢抗或就之學則斥
曰後世之辭章乃士之脂澤時之清玩耳舍六
經弗講而事浮辭綺語何哉少作古賦十餘篇
傳至成均生徒競相謄寫謂絕似魏晉人所撰
君子則諱之不復肯爲也君子足跡未嘗出里
門而名聞遠達朝著知名之士若虞文靖公集
黃文獻公潛歐陽文公玄皆慕之以爲不可及
移書諮訪如恐失之性復至孝父患風嵐君子
扶之以行歲久益勤後爲風痰所侵氣弱不能
吐君子截竹爲笛時吸而出之母郭夫人歿君
子不見見其遺衣輒奉之嗚嗚而泣生平未嘗
言利苟非其義千駟萬鍾弗爲動家雖素饒於
貲痛懲膏粱之習惡衣菲食以終其身遇歲儉
輒竭粟賑里閭自取來牟以續其食嘗發所藏
錫爲器工人持歸乃白金也悉易之或以告君
子君子一咲而已嗚呼君子已矣世豈復有斯
人哉君子所著書曰易象數新說曰洪範傳曰

經解經曰四書本旨曰孝經新說曰太極圖解
曰通書解曰聖賢大意曰性理大明曰荅客問
曰石室新語曰淳熙糾繆曰鹿皮子曰飛花觀
小藁合數百卷君子正配朱氏先若干年卒生
延年大年耆年喬年昌年大年至正庚寅中鄉
闈乙榜第一署徽州路歙縣教諭側室某氏生
逢年君子沒時諸子唯喬年在餘皆先卒女三
人其婿卽王爲次則俞某張紹先孫男九人某
某曾孫男五人某某喬年等洎王爲以是年某
月某日奉柩葬於縣西南懷德鄉斗潭山之原
縣長貳及學士大夫門弟子咸會莫不洒泣葬
後五年其高弟弟子楊君芾乃爲撰列行狀一
通而喬年同王爲持示金華宋濂再拜請爲銘
嗚呼君子以超絕之資曠視千古若一旦暮期
以孔子爲師而折衷群言之是非不徇偏曲
尚詭隨必欲暢其已說而後已可謂特立獨行
而無畏懼者也非人豪其能之乎雖然淳熙二
三大儒其志將以明道也初亦何心於固必使

君子生於其時與之上下其論未必無起予之
歎而君子之衆說亦或藉其損益以就厥中則
所造詣者愈光輝混融而卓冠於後先矣天之
生材相違而不相值每如此竟何如哉然君子
措慮之深望道之切其所傳者確然自成一家
言殆無疑者世之人弗察伐異黨同常指君子
爲過高是豈窺見其衡氣機者哉濂也不敏竊
有慕洙泗伊洛之學有志弗強日就卑近不足
以測君子所至之淺深而君子則欲進而教之
今因請銘故備著昔日問荅之辭於其首後之
傳儒林者尚有所稽焉其稱爲君子者君子蓋
有德之通稱尊之可謂至矣銘曰

洙泗傳聖髓兮伊洛發遺精天人旣混合兮陽
陰悉苞并無聞不開闡兮金石奏和平自茲益
演繹兮白日中天行如彼藝黍稷兮薈去莠與
稂春實成白粲兮詔使來者嘗有夫起東海兮
吐言一如鑪噲吟達幽隱兮務使聲遠揚豈欲
異塗轍兮理致無終窮著書動盈車兮片言類

括囊中有萬寶玉兮包絡無遺亡解之溢衆目
兮瓌異吁可驚似茲海外珍兮神光燁如虹荷
施琢刻工兮定可獻明廷下可奉公侯兮上可
奠方明胡爲墮空山兮枯槁埋光晶鹿皮剪爲
裘兮峩冠賸垂纓臨流翫飛花兮心與烟霞冥
清風與逸氣兮橫絕宇宙中食道息自腴兮疇
計祿位豐婆娑太霞洞兮卒以上壽終斗潭向
東流兮內有八尺瑩鬼神必訶護兮靈氣結華
英永爲文字祥兮千祀垂休聲

王鑿

石田先生墓誌銘

有吳隱君子沈姓諱周啓南字而世稱之唯曰
石田先生先生世家長洲之相城里曾大父良
琛始闢田以大其家大父孟淵考恒吉皆不仕
而以文雅稱先生風格潔脩眉目娟秀外標朗
潤內蘊精明書過目卽能默識凡經傳子史百
家山經地志醫方卜筮稗官傳奇下至浮屠老
子亦皆涉其要掇其英華發爲詩雄深辨博開

闔變化神怪疊出讀者傾耳駭目其體裁初規
白傳忽變眉山或兼放翁而先生所得要自有
不凡近者書法涪翁遒勁奇倔間作繪事峯巒
煙雲波濤花卉鳥獸蟲魚莫不各極其態或草
草點綴而意已足成輒自題其上時稱二絕一
時名人皆折節內交自部使者郡縣大夫皆見
賓禮縉紳東西行過吳及後學好事者日造其
廬而請焉相城居長洲之東偏其別業名雨竹
居每黎明門未闢舟已塞港矣先生固喜客至

則相與讌笑咏歌出古圖書器物摸撫品題酬
對終日不厭間以事入城必擇地之僻隩者潛
焉好事者已物色之比至則履蒲戶外矣先生
高致絕人而和易近物販夫牧豎持紙來索不
見難色或爲贗作求題以售亦樂然應之數年
來近自京師遠至閩浙川廣無不購求其蹟以
爲珍玩風流文翰照映一時其亦盛矣先生自
景泰間已有重名汪郡守滄欲舉應賢良不果
王端毅公巡撫南畿尤重之延問得失而先生

終不及時政曰吾野人也於時事何知然每聞時政得失則憂喜形于顏面人以是知先生非忘世者初先生事親色養無違母張夫人以高壽終先生已八十而孺慕毀瘠杖而後興弟病瘵終年與同臥起館嫠妹撫孤姪皆有恩義尤喜獎掖後進有當其意者爲延譽不已先生娶于陳生子曰雲鴻官崑山縣陰陽訓術早卒庶子復孫履皆郡學生先生以正德四年八月二日卒壽八十有三復相履治喪以壬申十二月

二十一日塋相城西牒字圩之原所著有石田稿石田文抄石田詠史補忘客坐新聞沈氏交游錄若干卷獨其詩已大行於時文徵明曰石田之名世莫不知知之深者宜莫如吳文定公及公聞其潛而掩諸幽則唯公在予諾焉銘曰或隆之位而慳其受或斂之秩而侈其有較是二者吾其奚取嗟嗟石翁掇衆遺棄發爲輝煌震驚一世彼榮而庸磨滅皆是相城之墟湖水泔泔於戲邈矣我懷其人

王鏊

陸處士墓誌銘

處士陸姓諱俊字伯長古貌古心古衣冠治家居鄉出詞行事世多迂之而予特愛其近古也年八十有四以弘治五年二月十二日癸丑卒十一月甲申祔塋蔣塢之先塋處士予叔祖行也幼特受知焉今還不及見也爲文祭之且志其墓陸氏爲馬甲處士悉馬甲之害也將疏以聞大意以北人習馬南人習船南人爲馬甲

太宗權時之制耳今宜南北各復其舊便

又言吳下官田稅十田稅一均之則國用不

虧云困又言錢久不鑄且竭宜復五銖備一

代制又言州縣官剋下宜多設官相監制又言

鹽法急盜滋多弛其禁盜將自息其書凡數千

言其草數膽易無問寒暑晝夜行坐寢飯得一

字輒起易之欣欣告人意以爲必可行也始以

干當道當道若不聞已乃不問貴賤賢愚遇人

輒授之又勝於道路市肆曰庶有見而行之者

積三十餘年費紙筆如山或信或咲或以粘壁
淨几處士終不廢也予間謂曰何爲紛紛翁家
所苦者馬役吾能言於官而免之處士曰君豈
爲我設哉吾以爲天下也吾家固自宜役其志
公其念深其自信篤於戲使世之在位者皆有
是心國事其有隳乎吾又以悲處士之不遇也
處士類寬厚而治家甚嚴嘗曰壞人家者臧獲
也故陸氏雖富有傭無奴私鹽升合不得入戶
年八十以 詔恩授冠帶然家常罕御曰吾自

宜山林之服也此固世之所謂迂者乎豈所謂
古者多近於迂乎其平生精力具馬役書故特
詳焉配周氏與處士合德卒亦年八十四子男
二長均顯蚤歿次均昂克世其家孫男二曰豸
曰豸豸爲郡庠生銘曰
孰謂丘壑國憂是瘁飽食優游媿爾有位

韓邦奇

西河散人墓誌

西河散人郭守道自號也散人者散散之人八

極之表淙落之淵舉萬物而拘焉乾坤不得覆
載我日月不得照燭我雨露不得霑濡我四時
不得寒燠我陰陽五行不得化育我究其本真
歸諸大源莫容莫破莫得而名焉又其次爵祿
不能維繫我貨利不能引誘我功名不能羈絆
我寵遇橫逆不能感激我若干仞之鳳萬里之
鵬飛翔扶搖于天衢之外人孰得而攀之散之
義大矣守道自號也何居考其言論幾于窺次
散之意乎守道天資異越胸襟脫落觀其外循

循乎若無懷氏葛天氏之民也叩其中其莊南
華列玄洞之儔歟郭氏關之大族祖父以來中
衰矣守道裕然自適若無不足者既老猶不長
尺寸初里人以守道之能能大郭氏者勸之營
產業爲妻子計守道曰法聞之斯世羈棲之宅
也夫婦偶合之情也兒女邂逅之恩也吾身性
真之主也夫羈棲者至暫也性真者至重也偶
合之情邂逅之恩至輕也夫營全於至暫之寓
者愚戕至重以趨至較者惑法弗能智亦安敢

愚法弗能哲亦安敢惑法不敢愚且惑故不敢
勞勞然以傷吾真也有詈守道於市者若罔聞
知人或爲之怒曰郭守道何有於豎子耶顧爲
之辱於市守道曰人之所爭者勝也彼詈吾吾
固勝矣今夫人於群衆之中曰其德之表也則
將欣然而悅之矣其德之棄也則將忿然而怒
之矣彼無故而詈吾於市彼德之亡衆所耳目
也彼固自詈而頌吾德矣焉用較有司兩舉鄉
飲皆不就或謂之曰鄉飲禮法之所在也深衣

幅巾所以示成德也斯固榮名之所在而鄉里
之所崇矣守道曰誠若此異乎吾之撰夫禮法
者性之縲紲也巾服者身之桎梏也榮名者人
之陷穽也若之何而被縲紲荷桎梏自蹈於陷
穽之中歟初張居士王伯利者闕之善士也中
興二氏公納交而崇讓之長老或謂守道曰郭
氏子何崇二氏之深也無乃羨其能而見其有
乎守道曰然顧法無所利也夫矜不能而妬勝
已避已嫌而遠善人常情也惟有度者能不妬

能不避也法焉有度心實好之矣一日與鄉老
泛舟而觴一叟潛然泣下守道亦泣焉守道曰
吾叟何悲也叟曰吾傷夫流水之無盡吾生之
易窮也吾始成童吾祖父携吾舟於斯固若是
之蕩蕩也吾壯而客於江湖之外幾往而幾歸
固若是之蕩蕩也古今之代謝生死之相繼吾
如水何哉守道曰叟過矣往者過來者續叟見
水之無盡也然過者過矣過者未嘗不續也焉
用悲叟曰子亦何悲也守道曰吾見叟之悲而

悲之又以見物我之同情矣水與吾固一體也
又何羨於彼乎正德丁丑十二月十一日守道
疾革呼諸子曰生寄也死歸也如久客於外而
得返鄉園樂莫大焉諸子可勿深哀遂卒年八
十三守道諱子法守道其字也吾朝邑大慶關
人配張氏子男二長侃起家幾萬金秦府典膳
關雖幾千家莫侃並焉次爵克佐侃守業孫男
五孫女七銘曰
守道又有言曰地無撮勺之土天無呼吸之氣

墓志
江河巍巍而高泰華滔滔而逝晝昏昏而夜昭
昭象兩翼而鷗兩齒茫茫宇宙孰生孰死載觀
斯言亦散之旨

歸有光

詹仰之墓志銘

仰之姓詹氏諱高年二十餘自休寧來客於岷
山客四十餘年年六十二而卒夫仰之所事者
機利也其於文章非能學而知之也顧生平好
之甚於知之者至忘其所事迫於歿而後已世

之論者必知之而後能好而仰之之好之甚於
知此豈其出於性然邪爲賈與爲學者異趨也
今爲學者其好則賈而已矣而爲賈者獨爲學
者之好豈不異哉初仰之從予友英秀甫游秀
甫死數年矣仰之且死之歲亟來見予予與之
談秀甫之爲人恍然如生相與爲淚下然其意
欲有所求者而不言也一日仰之沐浴整衣冠
召其所與厚者與之訣料檢其篋中文字數十
卷付其子遂卒予悲仰之之志會其子岩秀岷

秀以其喪歸休寧問其葬曰某年月日其尔也
因與之銘曰詹氏出於詹侯其後有詹父詹嘉
詹何詹尹而唐宋公有奉忠公五大將軍以忠
勇秩於祀典今為休寧五城之詹然世貴顯者
蓋少也雖然賢如仰之也而予為之銘夫亦烏
用貴顯者耶

閨閣

縉紳

李夢陽

封宜人亡妻左氏墓誌銘

左氏者李夢陽妻也左氏蓋廬陵人曰仁宏者
生泰州知州輔輔生宗人府儀賓夢麟而儀賓
婚廣武郡君成化乙未十月巳丑生左氏於汴
邸郡君者鎮平恭靖王孫周定王第八子也左
氏生十六年歸李氏李氏者陝以西人也李子
父曰奉直君奉直君為封丘温和王教授居汴
而挈其子夢陽來初李灼婚灼咸不之婚也曰
教授微而貧及灼左氏儀賓則顧獨喜入白其

母并郡君氏母郡君乃亦咸不之婚也曰夫非
李教授兒邪微而貧儀賓曰李氏子才竟婚李
氏是時李子生十有九年矣明年爲弘治辛亥
左氏生子枝云踰年壬子李子舉陝西鄉試第
一癸丑登進士第左氏從李子京師會姑舅連
喪李子西於是從而西戊午李子拜戶部主事
居京師左氏復從京師已從通州已未

孝宗皇帝上

聖慈仁壽 皇太后尊號

封左氏安人給勅命壬戌李子權舟河西務左
氏從河西務明年李子餉軍西夏挈左氏還過

汴是時儀賓母儀賓亡矣獨郡君而左氏翟冠
翠翹揚帔曳裙見焉其行于于也暫而頽瑱而
流珠郡君喜已而泣顧謂侍人曰向謂李生微
而貧乃今若此矣因道儀賓語云云愈益泣而
慟乙丑李子進戶部員外郎會今

皇帝

上 兩宮尊號左氏進封宜人給誥命兩命咸
美辭云明年丙寅爲正德元年李子進郎中是
年冬尚書洪洞韓公率百官彈宦官劉瑾等瑾

以彈事出李手明年正月驀逐李子奪其官於是左氏從李子還而潛大梁墟中已巳左氏兒有婦矣庚午瑾誅明年李子起江西按察司副使提學是年左氏有孫壬申李子迎左氏於江西左氏沂河行值椿舟破僅免入江過馬當帆脚打僮人落江没及湖口風逆困崖下洄渦中舟突崖石時時響於是左氏怖欲死計繫之登石免甲戌李子以與江御史構從理官於上饒而徙左氏星子會訛言賊過星子於是左氏自

徙于潯陽是年李子官復罷道潯陽就左氏沂江入漢至于襄陽將居焉會秋積雨大水堤幾潰左氏曰子不心大梁非患水邪夫襄汴奚殊矣且蘇門箕穎之間可盡謂非丘壑地哉李子悟於是挈左氏歸歸而左氏病踰年骨立死死之日正德丙子五月丁未年四十二矣翌日牲奠左氏烹牲腸腸自團織文理陰陽狀若流蘇垂綏夾耳提襟在上李子觀之哭愈慟曰嗚呼神哉於是賦結腸之篇李子哭語人曰妻亡而

予然後知吾妻也人曰何也李子曰往予學若
官不問家事今事不問不舉矣留賓酒食稱賓
至今不至矣卽至弗稱矣往予不見器處用之
具今器棄擲弗收矣然又善碎損往醯醬鹽豉
弗乏也今不繼舊矣雞鴨羊豕待食今食弗時
瘦矣妻在內無嘻嘻門予出卽夜弗扃也門今
扃內嘻嘻矣予往不識衣垢今不命之澣不澣
矣縫剪描刺妻不假手不襲巧處足師今無足
師矣然又假手人往予有古今之愾難友言而

言之妻今入而無與言者矣故曰妻亡而予然
後知吾妻也李子買大陽之山嘉靖某年月日
葬左氏山下杉棺栢槨負坎抱離四山三水是
山也釣州北三十里里曰東張南稱杷裏右嵩
前潁左連具茨李子曰嗚呼匪志曷彰匪銘曷
藏志防虞銘永處矧吾妻矧又吾知吾妻於是
志之而復銘之而刻之石銘曰

坎而宮汝藏汝封亦旣考終汝曰啣約而修伸
妍而短屈惟屈與伸繇人匪人繹而思之我心

如焚迺竟汝分生雖汝分歿汝共墳萬祀千秋
孰短孰修汝樂斯丘

釋衲

縉紳

錢溥

明故曉庵法師塔銘

師諱善啓字東白號曉庵俗姓楊氏蘇之長洲
人五世祖慶宋發遣常州主管學事贈左朝奉
既家吳之支硎山值兵徙北郭父永年性好善

稱楊佛子母陸氏師甫能言通佛典父母異之

命入無量壽院禮永茂院主爲浮圖既長屏迹

龍山窮日夜力于經史百氏不輟聲譽隱然日

起少師姚公廣孝善世洽公南洲皆器重之而

典記於洽公者甚久永樂元年薦主蘇之永定

寺六年主松江延慶寺逾年擢本府僧綱司副

都綱尋應召纂修永樂大典預校大藏經賜金

織袈裟一襲時三殿災詔求直言師上疏陳利

病不報內交沈少卿民望王侍講希範王贊善

汝玉陳檢討嗣初益深造詣而與璧庵完公輩
還有江行倡和詩一卷與甫里趙公宗文酬倡
尤多歲遇牡丹開時必盛集題賞錢唐瞿公宗
吉雄於詞賦嘗用一韻往復幾百首而詞鋒益
銳海內皆傳焉正統八年十一月八日卒距洪
武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世壽七十五僧臘六十
以其示寂之歲十二月二十三日弟子慶暉等
與其姪旻昇奉柩歸葬于舊隱之龍山遵治命
也既葬且二十年而溥于塔銘尚未之作者志

蓋有待乎叨居侍從之列利澤不加于民空言
無補于世則亦負師期望久矣茲使交還雅訪
墓于龍山下見其塔銘尚虛以待之則溥亦何
待而不言哉夫以交之深者知必至也言之夥
者情必厚也昔宣德間大理卿胡公槩巡撫東
吳威聲大振而於師獨加敬禮時溥方冠欲應
鄉舉謁公師忽見而喜之遂入白于公得預鄉
舉然溥亦始聆論議察其動止毅然一儒者繇
是往還日就款洽數日不見必折簡招之簡類

歐語作字有帖意見必蕭衣焚香啜茗坐語移時去則且談且送雖草草禮亦不廢或閉戶發篋出古人真蹟對閱評品如論宋仲溫陳文東二先生書宋筆正鋒陳或偏鋒故宋優于陳吳中稱高楊張徐爲近代四傑然季迪衆作皆得體如律傲劉長卿選兼韋應物皆人所不到宜爲其最文則喜柳宗元遇有作必朗誦數篇得其意趣然後下筆而詩則宗季迪也然皆不務蹈襲以爲竒至論儒釋之辯曰且各爲其教又

上東魯垂道西竺見性皆莫先於厚本故雖離父母而養生送死率從厚與兄弟極友愛撫諸姪教養兼至而交四方宿儒名緇必以誠未嘗見懈體情容然非其人亦未嘗一與之交此韓子謂墨名而儒行王文正謂此夫而彼得焉宜爲法門之僅有吾人之願交也而况溥也荷師期待旣久不亦知之至而情之厚哉倘以餘齒無負于斯世則亦無負於所知矣姑書此以與其徒慶暉等刻石于墓而且系以銘曰

唐有師暢曰喜文辭宋有惠勤亦號能詩
韓子儒行以彰勤藉蘇公得附歐陽顧今東白
有學有德旁遂詩文兼此二釋豈無韓蘇俾世
有聞我何人也敢預斯文龍山之陽齊闔之北
寂焉淵焉于此埋玉奔走幾年始遂弔謁有言
莫酬庶永其碣

Blank page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vertical columns and is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Some faint characters are visible, including what appears to be a vertical title on the left side and several columns of text below it.



